

端午節前一天，孫老大趕着頭空毛驢，垂頭喪氣的從西山上回來了。他是到西路販棗子回來的，沒賺到錢，反把驢身上的鞍架都賠的賣了。

「真他娘的倒霉！人不走運，喝涼水都嵌牙縫！」

孫老大一路上不住聲的抱怨，有時用拳頭狠狠的打驢，粗聲粗氣的咒罵。驢走得快了他嫌快，驢走得慢了又嫌慢，怎麼也不合他的心思，好像做買賣賠了錢，完全是驢的過錯。

孫老大今年有五十來歲，自認爲是個會當家過日子的能手。自從土地改革以後這幾年來，幹什麼事情都是一帆風順，光景一年比一年有起色。可是今年，唉！真是個倒霉的年頭！從開春到現在，沒有遇到一件順心事，走一步閃一跤，二連栽了好幾個跟頭。

說起孫老大栽跟頭，話就長了：

今年正月裏，他們的互助組轉辦成了農業社，連好些過去的單幹戶都入了社，孫老大沒入。他認定農業社鬧不好。他覺得：「農業社連互助組也不如。衆人的老子沒人親，地都混到一起了，誰還好好幹活？」那時，老互助組長賀萬山，隔壁鄰居田二虎，還有一些辦社的積極分子們，整天到他家來勸說，勸得他老婆心眼也有點活動了，想着入社試一年看看。可是孫老大始終抱定老主意：就是不入。他是那號個脾氣咬死理的人，他要往東走，九牛也拉他朝不了西。開頭，人們勸他入社的時候，他只是用一些話推託說：「着急什麼？過幾天也來得及！」「商量商量再說吧！」後來勸的他火了，把脖子一扭說：「政府又沒下命令，說非入社不可！單幹也不犯法！」還說什麼：「沒入社的人多咧！什麼時候全國留下兩家單幹戶我再入，也落不到最後！」從這以後，人們也就不再來勸他了。

孫老大不入社，不光是信不過農業社的好處，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肚裏另有打算。這幾年他在互助組裏養胖了。壞地改良成了好地，買了一頭毛驢，去年秋天驢懷上了駒子，家裏又存下了幾缸糧食。真算得上豐衣足食了。但孫老大對自己

的光景並不十分滿意，老覺得發展的太慢，兩眼老看着對門賀成貴。賀成貴在土改時候也不過是個平平常常的中農，可是看看人家這二年：又置房又買地，餵着門扇高的兩頭驢子，拴起一輛膠皮輪大車，又跑買賣又放賬……光景像長了翅膀，一天比一天飛得高。孫老大一看到賀成貴，不由得就眼紅。心裏常想：「我就不信趕不上他！」去年他就想着要退出互助組另起爐灶，他認定自己匹馬單槍也能打出個江山來。這二年不同那二年了，自家有牲口，又有底子，一家三口，除了小孩子，沒吃閒飯的人，老婆過日子很儉省，自己種地又是老行家。地裏忙完了，還可出外跑跑販販賺點活錢，而且眼看秋後一頭驢就要變成兩頭了。今年再多種上二畝棉花，只要是個好年景，明年就可添置二畝地。再過幾年看看：趕不上賀成貴，也差不遠了。就算摘不下月亮來，至少還不抓住個星星？孫老大越盤算，越覺得自己這步棋是走對了。因此今年勞動的更加起勁，還沒過完正月，就和老婆一塊掏毛送糞動彈開了。每天三更不睡，五更早起。一心要發財。

可是事情偏偏不如人意，一開春就碰了兩件倒霉事：他老婆本來身子就不壯實，以前在互助組裏雖說也參加勞動，可那只不過是鋤小苗摘棉花，做些輕省活計。如今跟上他什麼重活也幹，沒幹了半個月，就累得病倒了。老婆一病，孫老

大的馬蹄也亂了，兩個人的營生壓到了一個人身上，又要忙地裏的活，又要照管家裏的事。給老婆請大夫，給小孩做飯……什麼事也得自己動手。而且眼看地裏營生一天比一天當緊了。孫老大急着要搶墒，只好月亮底下趕上牲口去耕地。可是越着急越出漏子，老婆病還沒好，毛驢又累得把駒子小產了。牲口不能再動彈，地又沒種完，逼得沒了辦法，只好咬咬牙拿上缸裏的存糧，僱了對門賀成貴的牲口來解圍。花上大價錢，還領了人家的情。不過總算把地種完了，老婆的病慢慢也養好了。



孫老大摔了這麼兩跤，並沒有灰心，只怪老婆不爭氣。老婆也斷不了抱怨他沒入社，可是他總說：「別光看眼前，秋後見高低吧！」

春耕一結束，他就拿定主意要到西路販棗子，一心要在這宗買賣上，把春天的損失賺回來。當時手裏沒現錢，存着的幾缸糧食又給老婆看病吃藥、僱人耕種、買油鹽、做單衣……都花光了。想來想去沒辦法，最後只好把一口五十來

斤重的豬賣掉做本錢。爲這事老婆還和他吵了一架。孫老大認定這是十拿九穩的買賣，前幾年他吃過這個甜頭，消消閒閒就賺了對半利。可是誰知去年的日曆今年使不上，西路產棗子的地方都有了供銷社，貴賤買不到貨。孫老大沿着黃河邊跑了三個縣，處處碰壁。心裏又急又氣，看看沒辦法，只好灰溜溜地返回來，白誤了二十多天功夫不說，把鞍架都賣掉做盤纏花了。

「唉！他娘的，這一寶又壓到黑心上了！」

孫老大走到村邊的時候，已經到起晌時分，聽得村裏響起了鐘聲，他知道這是農業社集合下地了。他不想從大街上走，怕碰到農業社的人。心裏說：「要讓人家看見趕着頭空驢回來，多他娘的丟人！」

孫老大趕着驢繞到村子北面，這裏一進村就到他家門口了。可是誰知剛到家門口，可巧和隔壁田二虎的女人李玉梅碰了個面對面，李玉梅一手抱着小孩，一手拿着個小鋤正往農忙託兒組去，看見孫老大，忙問道：

「啊！孫大叔，你不是去販棗子？怎麼空牲口回來了？」

孫老大心裏罵道：「真他娘的多管閒事！」一面支支吾吾的說：「嗯，是，都賣了……」一面忙趕着牲口進了大門。

回到家裏，老婆一聽說賠空了，氣得抱怨道：

「早就知道要落這個下場！早就知道……」

孫老大道：「你倒是個『三年早知道』！你早知要賠錢，爲什麼不早攔我？」

孫老大把過錯往老婆身上推：「我翻山架嶺東跑西顛，爲了什麼？我願意賠？」

他老婆道：「你好，你做的對，都是你的理！」

正說着，他那個六歲的小孩跑回來了，一進門就問道：「人家都包粽子，咱家還不包？」

孫老大沒吭聲，他老婆沒好氣的說：

「還想吃粽子！等着喝西北風吧！」

小孩一看爹娘臉色都不對，一扭身趕快跑了。

老婆一面忙着做飯，一面又不住嘴的嘮叨開了：抱怨孫老大不入社，抱怨賣了豬販棗，抱怨自己命不好……孫老大聽得不耐煩，把煙袋一甩說：

「我滾油澆心哩！你還要添柴煽火！」停了一下又說：「就算他娘的買賣賠了，還有地裏咧！光那五畝棉花也能撈回來！」

「棉花，棉花，你一路上眼睛了！就不看地裏旱成了什麼樣子？咱的棉花都

快旱死了！」

老婆這一說，孫老大才想起這一個多月來，每天只刮黃風，根本沒落過一滴雨。不由得着了急，好像迎頭挨了一棒，腦子裏嗡嗡亂響……

二

孫老大胡亂吃了兩碗飯，扛了鋤頭，匆匆忙忙就往地裏跑，急着要看看莊稼究竟旱成什麼樣子了。他先到「金盆窠」看了看那四畝高粱，這裏是下溼地，莊稼旱得不算厲害，再有半個月不下雨也抗得住。這使他放心了一點，隨即又跑到「夾沙畛」去看那五畝棉花，他希望老婆說的是氣話。可是等走到地頭上一看，不由得全身冷了半截。棉花確實旱的厲害，葉子都快捲起來了，他試着鋤了兩鋤，一鋤下去冒一股塵土。孫老大氣得把鋤頭一扔，蹲到地頭上，兩手抱着腦袋，差點哭出來。

這五畝棉花，他花了多少本錢；費了多大的力氣啊？地耕了兩犁，差不多全部糞土都上到了這裏，種籽都是他和老婆孩子一粒一粒選出來的，而且種的時候還用防蟲藥劑拌過。他最大的希望放在了這五畝棉花上，下種以前他就計算好

了：一畝就按六十斤皮棉算，五六就是三百斤，三百斤皮棉能頂多少糧食啊？販棗子賠了錢，他沒完全洩氣，因為想到還有五畝棉花撐腰。如今看看這棉花，唉！再有幾天不下雨，都會旱死！

他抬頭望了望別的地段，兩旁都是社裏的棉田，地溼潤，棉苗都長得很好，紅莖綠葉，一苗賽一苗。社裏春天打了幾眼井，顯然棉花是都澆過了。春天時候，他也不是沒想過打井的事，可是自己力量小，胳膊短，打不起。那時，他抱了這樣個想法：「今年不見得就旱！」誰知偏偏就又碰到了釘子上。

孫老大朝地北頭望了望，那裏是對門賀成貴的地，種的也是棉花，遠遠看見賀成貴和他兒媳婦，正在井台上搖着轆轤澆地。再遠處是一羣一夥的男女社員們正在鋤苗子，隨風飄來一陣陣的說笑聲。孫老大這時不由得想起了互助組，想起以前他和那些人們在一塊勞動的情形：前年，他在這裏種了二畝棉花，也是碰了個旱天，比今年旱的還兇。那時全組男女老少都動員起來抗旱，連夜從河裏挑上水一苗一苗澆，終於把快旱死的棉苗救活了，而且那年的收成還算不錯，二畝地採了一百多斤皮棉。

孫老大低頭看看自己地裏的那些棉苗，覺得怪可憐的，好像一大羣餓壞了的

小孩子，都瞪着眼望着他，求他給點救命的水。孫老大心裏難過極了。他又朝農業社的地裏望了一眼，他看見了那眼新打的井，井台上架着一輛新式水車。他心裏忽然有了一綫希望，想道：「要不借社裏的井用用吧，反正他們的地也澆完了！」可是自己又立刻把這個念頭打消了。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那不是老虎吃蚊子，枉張空口！」他知道自己和農業社的關係弄的很不好，人家勸他入社他不但入，還講過很多難聽的話。而且後來還嘲笑過農業社的一些缺點：農業社剛開辦，工作沒有頭緒，亂了幾天，勞動力支派不開，有時單幹戶已經收工回來了，社員們還擁在農業社門口等着分派工作。有次孫老大在大街上，當着好多人說：「這就是你們那『優越性』吧？多好的『優越性』啊！」再後來，又發生了一件事：農業社的鋤草刀壞了，要借用一下他的。他不借給，還冷言冷語的說：「你們那麼大的家務，還借咱們單幹戶的東西？」……孫老大想起這些事來，心裏有點後悔。拍着自己的腦袋，歎了口氣，暗暗說道：「唉！他娘的，一步棋走錯，全盤都輸了！」

正在這時他無意之間扭了一下頭，忽然看見農業社社長賀萬山，從通鎮裏的那條路上回來了。他一看到賀萬山不由得紅了臉。他想起正月裏賀萬山勸他入社

時，最後說過這樣的話：「你一定不入，咱們也不能強迫你，不過以我看：你要離開大夥獨自飛，恐怕飛不高！」現在怎麼樣？不要說沒飛高，跌到地上爬也爬不起來了。這不正好讓人家笑話？他真怕賀萬山走過來，可是賀萬山偏偏朝他跟前走過來了。

賀萬山是剛從鎮上開會回來的。他在區上彙報完農業社順利完成了抗旱任務以後，區委書記老宋問他村裏單幹戶的情形，還問社裏幫助單幹戶沒有？賀萬山一句也答不上來，不要說幫助單幹戶，究竟單幹戶有什麼困難他也不知道。這半年來只顧了農業社，村裏別的事情一概都沒管。區委書記老宋和他談了老半天，賀萬山也認識到了這個大缺點。一路上都在責怪自己。自己還是支部書記哩！怎麼沒有早想到這事？

賀萬山走到孫老大跟前，看了看受旱的棉苗說道：

「老大，你這棉花要趕快澆啦！再不澆要旱死哩！」

孫老大以爲賀萬山故意嘲笑他，因此低着頭沒吭氣，心裏說：「他娘的，知道要來這一手！」他看着賀萬山走到農業社的地裏察看了半天，又走過來了，說道：

「我們的地已經都澆完了，就用社裏那口井澆吧！」

孫老大聽得愣住了，他只當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，可是賀萬山又接着說道：

「那不是，水車還沒卸哩！把你的驢拉來套上就現成。等雨可靠不住哇！」賀萬山說完，急急忙忙回村裏去了。

孫老大好像跌到火坑裏，被人救出來一樣，心裏說不出有多麼感激。他真沒想到農業社會這樣對待他。立時渾身都有了氣力。忙站起來，拿起鋤頭就去撥弄水渠。把水渠撥好，也顧不得拉驢去了。跑到井台上，把套桿插到水車架子上，獨自就推着水車轉起來了。孫老大看到清清的井水，順着小渠流到他那片乾旱的棉田裏時，心裏都覺得涼爽



爽的。他只顧蒙着頭幹活，太陽什麼時候落了他都不知道。這時忽聽得有人粗聲粗氣的說道：

「我們社裏的井是給你打的？」

孫老大一抬頭，看見農業社的生產小組長田二虎站在他面前，後邊還有社裏的一夥年青後生們，都拿着鋤頭，顯然是收工回去的，只聽他們亂紛紛的說：

「你們這號單幹戶真討厭！光會佔我們社裏的便宜！」

「要澆地自己打上眼井！」

「你用我們的井問誰啦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孫老大聽了這些不入耳的話，氣極了，大聲說：

「找你們社長問去！」

年青後生們更火了，七嘴八舌的說：

「偷用我們的水還有理啦？」

「棉花旱死活該，誰教他不入社！」

「快請吧，我們要卸水車啦！」

孫老大也不想分辯，甩脫套桿，隨手拿上鋤頭，又惱又氣地走了。

三

孫老大從地裏回來，本想去找賀萬山。可是他又想：已經弄成這樣子了，還再低聲下氣求他們去？再說這陣講民主，衆人不同意，光賀萬山答應也不頂事。

回到家裏，老婆一聽說澆地的這件事，又抱怨開了：抱怨他不入社，抱怨他春天得罪了社裏的人……一面哭，一面做晚飯，一面嘮叨。她是個頂愛嘮嘮叨叨的女人，一張嘴就沒個完。

孫老大本來窩着一肚子火，聽着老婆嘮叨，更加火了，一脚踢翻桌子，拿着煙袋就跑到大門外。一個人蹲在大門洞裏生悶氣。心裏急得油煎火燎，好像熱鍋上的螞蟻，簡直走頭無路了。待了有半頓飯工夫，忽然腦子裏亮了一下，想起個主意來。站起來就地躁了一腳，說了聲：「他娘的！離了你農業社我就不活啦！」一直就走到了對門賀成貴家。

賀成貴一家人正在院裏吃晚飯，賀成貴是村裏精明不過的人，一眼就能看透別人的心事。孫老大在地裏澆水的事他都看到了。這時一見孫老大進來，心裏就

猜中了八九分，知道他是來借井用的。他忙對兒媳婦說：

「快給你孫大叔搬個坐的。」回頭又對孫老大說：「還沒吃晚飯吧？就在咱家吃吧！」

孫老大也不吃也不坐，蹲在台階上拚命抽煙。還沒等他說話，賀成貴早開腔了：

「社裏的東西是好使的？那不是找窩囊氣受？我知道萬山那號人性。借給你

井賣人情，回頭又讓田二虎來拆台。兩頭落好。不是我當叔叔的說他的壞話！」

賀萬山是賀成貴的本家姪兒，一說起賀萬山，賀成貴氣就粗了。他總覺得賀萬山故意要和他作對，老阻他的道。賀成貴地土多，又養着車馬，父子倆忙不過來，想僱長工，又怕人家說他是富農，他有個遠房堂兄弟，是個五十來歲的光棍老漢。前年賀成貴就把這個光棍老漢收留到他家裏來了。這樣一來，又增加了土地，又增加了勞動力，又落個救助孤寡的名聲。可是賀萬山看穿了他的法術，一口咬定這就是變相剝削，還向縣上彙報了。而且今年正月裏，左說右勸，把這個老漢勸的入了社。賀成貴想起這些事來，恨透了賀萬山。

孫老大沒心情聽他說賀萬山的長短，趁空就提出了借他水井澆地的事。賀成

貴沒說借給，也沒說不借給，只是同情地說道：

「是啊！你那棉花旱得厲害，再不澆可真要旱死啦！把棉花旱死，這損失可就大了！」他喝了幾口稀飯，接着又說道：「遇上這種年月，水比油還貴，真是比油還貴，聽說有的地方，二斗麥子澆一畝地，有井的人家還不樂意哩！嘿嘿。」孫老大並不是傻瓜，一聽他這話，忙說：

「我知道打井你也是花過錢，我也不能白用你的！」

「是啊！去年打這眼井，連置辦轆轤井繩，花了七八石糧，七八石呀！」停了停又說：「我本來準備那七畝棉花還要澆一遍，眼看你等着用水，就先讓你使好了。街鄰街坊的，一出門就見面，我還能看到你有困難不幫助？」賀成貴根本沒打算澆兩遍棉花，可是爲了強調他的捨己爲人，故意這樣說了。接着又說：「我和人共事，喜歡先小人後君子，把話先說到前頭，你願意還工也行，出糧也行，隨你挑！」

說來說去，賀成貴提出個辦法：用井澆五畝地，還他十五個人工，要不就是秋後給他一石高粱！

孫老大聽着，心裏直罵娘，只要有三分辦法，也不會來找這一刀挨。他低着

頭想了半天，覺得還工是不行，因為澆完地自己的莊稼也該鋤了。一橫心，「去他娘的，潑出這一石高粱來了。」

談完，孫老大問明天可不可以開始澆？賀成貴說：

「你看我的地還有二畝多沒澆完哩，大小子又趕着車走了，只有我和媳婦動彈。就靠我兩個，這二畝多地總得兩三天。你要等不及，明天你先幫我一天。趕緊點澆完，後天你就能用井了。」

孫老大明知這是額外的負擔，可也沒辦法推掉。棉花多旱一天是一天，爲了早澆水只好一口就答應下。站起身來，沒說別的話，轉身就走。只覺得頭昏腦脹，深一步淺一步地走回家去了。

四

這天下午，賀萬山粗粗在村裏調查了一下，就發現好幾家單幹戶生產上和生活上都有困難。晚上，社裏召開了個社務委員和生產小組長聯席會，專門討論幫助這些單幹戶的問題。開頭，大家對這事並不怎麼熱心，甚至有的人說：「勸他們入社不入，這陣有了困難活該！」「他們有困難又沒向咱社裏提，咱還端上飯碗

往他們嘴上餵？」……

賀萬山等人們靜下來以後，說道：這些人春天沒入社，是因為他們思想還沒通，沒有親眼看到農業社的好處。咱們把社辦好了，他們自然會跟上來的。今年他們是單幹戶，說不定明年就會變成積極的社員。又說：從自己起頭，平素對這些單幹戶們就不關心，甚至看不起他們，這樣他們有了困難就不好意思向社裏提，怕羊肉吃不上，空落一身騷氣。主動幫助他們解決困難，對他們就是個具體教育，更顯示了農業社的優越性。如果看到他們跌倒不扶一把，他們生產搞不好，國家也要受損失……經賀萬山這樣一講解，大家都沒意見了，都同意扶他們一把。接着就一家一家討論：有的單幹戶生了病，地沒人鋤。大家決定幫他幾個工，等他好了以後再給社裏補；有的缺口糧，眼下就揭不開鍋。有人當時就自報把自己的餘糧借給他們，等秋後再還……當討論到把水井借給孫老大澆地的事，會場上突然靜了下來，都「叭噠叭噠」抽煙，滿屋子弄得煙霧騰騰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誰也不說話。僵了有一袋煙工夫。坐在炕沿上的田二虎說道：

「幫助別的單幹戶，我沒意見。說到幫孫老大？尿他也沒空！」

田二虎反對幫助孫老大，並不是他和孫老大私人有什麼過不去。他主要是氣